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子民

珞巴族

高发元 主编
李 旭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 世纪中国
民族家庭实录

20 世纪中国 民族家庭实录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子民 珞巴族

高发元 主编
李 旭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总 序

高发元

大约在 110 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公开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也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为了纠正自己的学术视角，也为了解决一个代言人的资格，他做了原住民部落的养子，他破译了鲜活的原住民生活之谜，并对那里的文明进行了透彻的阐释。然而，非常不幸，摩尔根的预言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古印第安文明已成为历史光辉的绝唱，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

人只能在保留地，在白人文化的覆盖下喘息，那些印第安青年人为标明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在村寨旁竖一根图腾柱，或在衣服上画一只乌鸦，只有这么一点干巴巴的文化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都已灰飞烟灭，辉煌的传统文化成为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梦，一个冷冰冰的梦！或许成为一个永远无法破译的遥远的梦境。今天人们要理解印第安文化，只能去读一读《古代社会》，万幸摩尔根还给世人留下这么一道暗夜中的星光。

又一个世纪结束了，新世纪已经降临。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新的商业文明席卷着每一个角落，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的革新，使人感叹地球成了一个村庄，那就是“地球村”。世界正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大冲撞、大调适、大突变和大融合之中，难免有浮躁、阵痛、裂变。在这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如果抓住了机遇，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否则，就会失去自己，也就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一)

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记下了他采访一位部落首领的经历，那个首领告诉他：“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他们都浸泡在水中，但他们的杯子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我们的杯子破了！这可以说又是一个黑色的箴言。他说的是，与生命本身，与他的民族的信仰、价值相关的整个结构的坍塌。也许，他们的杯子破了之后，会有其他的杯子替换，但是，所盛的生命之水已经丧失，无法弥补了。今天，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也有人在大声疾呼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在四年前，丽江大地震之后，有纳西族学者断言：“房屋坍塌尚可重建，文化消亡无从复活。纳西东巴文化已出现断层，21世纪很可能再没有东巴。”不注意保护，过度的开发，掠夺式的经营，已使各民族的文化都在出现断层，每天都在流失。仅仅是呼吁、呐喊，已经无济于事，只在书斋里

研究，没有办法留住正在失去的文化。多年前我们曾尝试一种做法，我们主张走出书斋，关注世纪之交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事实，到带着泥土味的民间田野去。真实的知情者就是生活者，从生活者那里采撷留下沾满了尘埃、染满了烟草味的第一手资料，主张脚到、手到、心到，用生动、真实、传神的文字及图片，留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包括正在发生着的变迁。因为我们无意于做某个民族的救世主，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淋漓尽致地写透，我们只能选择一扇极小的窗口来透视，至少把我们的见闻留给后人；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几年前，我们撰写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获得成功，书中描述的是云南 26 个民族女性角色，也是由男女两性为基本要素构成的家庭的一半。今天，我们又从中国 56 个民族中，各选择一个家庭为对象，撰写约 300 万字的《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这是过去工作的继续和发展。我们相信，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对一段历史的评说，会带有时代的印迹和个性倾向，但对一个家庭的真实记录却可以作为永恒的参照。这套书不是家庭史、不是家庭回忆录，而是以记者的敏锐捕捉沉落的



素材和细节、以学者的功底去观察分析、以作家的手笔去抒写出的发生在一个个民族家庭中真实的人和事，将深奥的、理性的学术观点，隐藏在寻常道白之中，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中了解人类学的知识、生活的内涵及社会的发展变迁。

(二)

实际上，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很少一部分有文字记录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外，绝大多数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历史文化是通过口头传承而进行，这也可以说是该民族的一种口头实录。他们的传统文化骨血、文化根脉，是通过一代代人像传递接力棒一样传记下来的。无论是历史、宗教还是对自然的认识，无论是道德、伦理还是思想体系，都是通过记忆来完成的。歌谣、故事、传说是他们记录历史、传播知识、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工具。这些歌谣、故事，也只能属于这样一些大自然的子民——他们在广袤的大地、浩瀚的海洋、茫茫的雪域、苍凉的沙漠、雄峻的高原、深邃的峡谷、平静

的草原之中，从那里诞生了凝结着浓浓生活情、深深历史恋的歌，诞生出生存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些歌不是唱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就以“我们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而论，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答案。有许多民族，诸如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都有一部部自己的迁徙史诗。在那一条条跋山涉水的遥遥路途中，留下了血和泪，留下了子孙，留下了爱情，也留下了关于生与死的歌唱。每到月明星疏时，那些飘逸而高远的天籁之音牵动着人们的心魄，在历史弯弯曲曲的河道上徘徊、辗转，使人们觉得星球和宇宙也同样在长途跋涉。

众所周知，许多民族是以“听觉文化”而不是以“视觉文化”作为文化特征的。他们无不以口述的神话、传说、故事，同步入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为交流工具的现代文化相区别。那些为整个民族所共有的创世神话、部族起源、英雄史诗，包括民间故事，都是这个民族对世间万物（包括自己）的理解、解释，可以说是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意识的“隐形文本”，有人说那是一笔“无形的文化资产”。譬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



尔》、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崇搬图》、佤族的《司岗里》等等，几天几夜的说唱吟咏中，贯穿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意识，一种颤栗心魄的诉说欲望，一种难以表达的交流渴望，那里面有诗、有歌、有吟诵、有感叹，里面灌注着大地的年轮，是生命的记录，是道说不尽仍要说的“天问”。这些丰厚的文化，珍贵的史实，将在《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文本中得到体现。既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我们就从细胞着手，来窥视每个民族，窥视整个社会，从中甚至还能串起整个民族历史的链条。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一个作者再写同一个家庭，那时，感慨的可能不仅仅是作者了。如果我们把遗落在岁月流沙中的珠贝一粒粒捡起，用家庭生活这根丝线穿好，结成一串，那么，历史，或者说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往的岁月、变迁中的心迹、文化的消失或另一种文化的诞生，不都在里面了吗？

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

(三)

有一位印第安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寻回被盗去的声音》，文中说：“我不认为只有印第安人能写印第安人。但是你们不能偷走我的好事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自己的。你们不能偷走我们的精神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的，这是北美洲的历史！被盗走的财富、被盗走的生命、被盗走的梦想、被盗走的灵性。如果你们的历史是文化统治的历史，你们必须认识清楚并且对这段历史讲真话。”这位作家所谈的关键是一个阐述权的问题。就以美国为例，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形成固定模式的“西部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到大量对印第安生活的叙述，是完全从白种人的文化视角去衡量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公允的、客观的、真实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视点及文化心态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学是通过著述文化来促使不同文化或学术间相互理解为基本出发点的，由于独特的田野工作性质，其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应该是“生物人”或者“数字人”，不



是标本和数字化的存在，而应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社会人，这就要求作者要站在当地人的立场叙述当地人的生活，而不是照搬一种模式，或是“先入为主的框架”。所以，在这套丛书中，有不少是本民族的作者写本民族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些作者直接就写自己的家庭，写得很精彩，写得贴近生活的本真，从心理、文化、情感和细节的掌握上，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作者的文化背景及思考贯穿于字里行间，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许多文化积淀，这就避免了以往人类学作业中出现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觉的弊端。这些作品中，作者的叙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文字是朴实而有感觉的，材料是第一手而原汁原味的。我们说过，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对一种人类学文本的实验。我们相信，只要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只要我们真实地记录了、思索了，就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被湮没，至少会留下各民族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

目 录

引言.....	1
落脚南依珞巴民族乡.....	5
婚姻制度和家庭的建立	10
家庭成员及其相互关系	16
长辈们	25
夫和妻	28
年轻一代	33
家庭财产继承	38
家庭与社区	42
家庭产业经济	47
农耕种植	47
饲养	53
采集	58
手工	60
狩猎	62

运输	64
家庭日常生活	67
住房	67
饮食	73
燃料和水源	78
服饰	81
交通、通讯	86
医药卫生和生育	87
家庭精神生活	91
教育	91
娱乐	95
文学艺术	97
宗教生活和节日	99
死亡、丧葬与家庭	108
珞巴族家庭的明天	112



引 言

对大多数人来说，也包括对我，珞巴族都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族群。在我 1998 年前往西藏对珞巴族家庭作实地考察之前，我已经三次到过那片神奇的高原，其中两次经过珞巴族世代生息的喜马拉雅山区，那些经历使我想了解珞巴族的愿望更为强烈。

人类社会已进入 21 世纪，但迄今为止，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关注、研究过珞巴族，大多数的国人对珞巴族知之甚少，有的以为它是藏族的一个支系。偶尔会有一点关于珞巴族的报道，但那只爪片鳞只会勾起我对珞巴族那迷雾一样的生存状况的倾心。

196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正式将珞巴族批准为一个单一的民族，这样，珞巴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56 个民族之一。现在其总人口约有 30 万

人，分布在西藏东南部东起察隅、西至门隅、北抵雅鲁藏布江、南达中印传统习惯分界线，即大约东经93度到96度，北纬27度到29度之间的广大喜马拉雅山区。

其实在珞巴族内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族称，他们的名称因部落的不同而各异。“珞巴”，是藏族对他们的笼统称呼，人们一般把它释为“南方人”。藏族历来把珞巴居住的地方称为“珞瑜”，而这些地区大多在藏族聚居区的南部。藏族又根据珞巴住地离藏区的远近，将之分为“卡路”和“丁珞”，“卡路”意为近处的珞巴，“丁珞”意为远处的珞巴。

实际情况是，珞巴一般以血缘组织聚居，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地缘组织，加上居住地区高山峡谷的重重阻隔，他们的内部之间少有来往，长期以来形成了众多彼此孤立的部落。据调查，在墨脱及其以南的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有米新巴、米古巴、达额木、巴达姆、希蒙等；在丹巴江流域，有义都；在米林及其以南地区，有博嘎尔、德根、梭波、坚波、民荣、迦龙等；在隆子县及其以南珞瑜地区，有崩尼、崩如、阿帕塔尼、苏龙、巴依、玛雅、达足和纳等。国外的文献里对珞巴族不同部落也有不同的称谓，据我看到的



材料，他们一般没有“珞巴”这样一个统一族称的概念，而是把珞巴当作一个个部落来对待。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国内有关珞巴族人口及其分布情况，一般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内的情形，而实际上，大部分的珞巴族部落和人口，现在都分布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印度占领区内。印度在 1947 年独立以后，继承英国殖民者的衣钵，将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喜马拉雅山区划入他们的版图，并陆续派驻了军队和行政官员，中印两国政府至今没有在这一广大区域里达成固定边界的共识。在中国实际管辖区里的珞巴族并不多，像我所调查的米林县南依珞巴族民族乡，虽然珞巴族占了全乡人口的 80% 以上，但也只有不到 300 人。据南依珞巴民族乡乡长达久先生讲，西藏自治区为数很少的其他几个珞巴族民族乡的情况也是大致如此，他估计在中国实际管辖区里的珞巴族可能也就有二三千人。这么有限的人口，加上其分布较广，这就为我选点考察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珞巴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很少有人懂他们的语言，我只能指望找到一个懂一些普通话的珞巴家庭，或到当地求助于翻译。珞巴语里的一些语词在现代汉语中没有对应的发音，他们的名字、名词和

一些术语，我不得不用一些相近的发音来代替，或干脆用汉语拼音来标示。

不管怎么说，在各方各面的帮助支持下，经自己的努力，我还是到达了珞巴族生息的地区，选择了中国管辖区内比较有代表性的珞巴族家庭，圆满地完成了实录工作。